

《天南地北涟水人》征稿启事

历程记录下来,展示他们的精神风貌,以此激励和鼓舞全县人民。
热切希望县内外涟水籍人士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或提供相关资料线索。稿件一经采用,将及时付给丰厚稿酬。提供有效线索者,将获得60—120元奖励。对长期提供稿件人员,可聘为《涟水日报》新媒体特约记者。
来稿要求言之有物、真实可信、不说空话,...

从一个切入点下笔,具体写法可参照已刊用的“涟水人物”稿。文稿原则上不超过2000字,同时附4张以上与文稿相关的照片,统一发至634442600@qq.com。
联系电话:13801401022 18994585360
地址:涟水城南南里广电大楼5楼涟水日报社
本征稿启事长期有效,欢迎相互转告。

汉末淮浦“陈家班”

□ 余子耕



陈珪



陈登

如果要问涟水历史上谁是最早被史书记载的名人,可能知道的人不会很多。

如果要问有多少人玩过或者知道当下一款比较火的游戏叫《三国杀》的,恐怕会有好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举手。

如果再追问一句:知道《三国杀》里和

特稿

涟水有关系的人物是谁?可能举手的人又不多,甚至至少没有。

对于《三国杀》的资深玩家而言,陈珪、陈登父子二人的名字应该不会陌生。不过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父子俩是涟水人!

当然,最早被史书记载的涟水人还不是他们,而是陈珪的伯父,陈登的大爷爷(涟水方言称“大爹”)陈球。所以,在东汉末年豪杰并起、群

雄逐鹿的中华大地上,也有涟水人纵横捭阖的身影,这就是当时江淮地区的名门望族——陈氏“陈家班”!

为什么说陈家是名门望族?为什么能称“陈家班”?让我们走进历史的长河,在东汉末年那个波澜壮阔的长卷里寻找属于我们涟水人的记忆。

先说说陈球。
陈球是涟水历史上第一个被《后汉书》这样规格的史书列传记载的人。脑补一下,《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是“二十四史”之一,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重要史籍,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陈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球少涉儒学,善律令。阳嘉中,举孝廉,稍迁繁阳令。”……原文有点长,还是挑重点说说吧。

下邳淮浦,就是今天的涟水。涟水在汉代置县,因地处淮河入海口,故名淮浦县。东汉时,淮浦县属下邳国管辖。

陈球的祖父陈屯,名声很好,口碑不错,不过没有啥史迹资料可以佐证,但起码可以肯定的是,有这样家长,家风家训一定做得不错,子孙不出人都难。这不,儿子陈璠(音wèi),也就是陈球的老爸就当上了东汉太守,那可是今天地级市市长大人

的级别。

史料有限,往上只能追到这儿,再追就是瞎编了。虽然就这么一点点小史料,起码可以证明,陈球是个官二代,那年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族势力慢慢大起来也不算稀罕事。

所以,起码从陈球开始,他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陈家班”开始悄然形成,那么“陈家班”到底还有哪些狠角?笔者还是先把陈球的家人再点一下名,让读者先有个印象。

史料记载,陈球有两个儿子,长子陈瑀,当过吴郡太守;次子陈琮,当过汝阴太守。还有个侄儿陈珪,当过沛相;陈珪的大儿子陈登,当过广陵太守,加伏波将军;次子陈应,另外可能还有2个或者3个儿子,史料没有记载。陈登的儿子陈肃,魏文帝时授职郎中。

感觉如何?陈家班的实力还可以吧?虽然没有开朝称帝,封侯称王,但陈球位列三公九卿,陈家一门5人当过太守,说陈家是名门望族,不为过吧?

当然,能在史册中留下一笔的,肯定不只是当过大官,还得有政绩。那么三国时期的陈家班给我们留下过什么样的政绩?或者说,在史家眼里,有什么样政绩的人才能落入他们的“法笔”之下呢?

(未完待续)

嵇宗孟传略之二十二



杭州的前任太守以唐代白居易和宋代苏轼最为有名。白居易和苏轼上任后都有“疏浚西湖”之举,前者在西湖上主持修建了一条拦湖大堤,后者堆筑起自南至北横贯湖面的长堤。两人都是著名文人,为西湖留下了大量诗作。“苏白二堤”也因此成了杭州最富内涵的景点。

可是清初嵇宗孟任太守时,依然繁华秀美的江南名郡杭州却面临着自然灾害的考验,此时“天灾流行,水旱相继,南浙之民流离饿殍者,不可胜计,而杭郡尤被其毒”,嵇宗孟“亲行履亩,检核灾伤,申请蠲赈,所全活实多”。浙江巡抚范承谟上书康熙皇帝,上报嵇知府轸恤民间的事迹,谓“有公以佐理于下民之,所以遇灾而不困,滨死而复生,岂非幸哉!清·朱奇龄《拙斋集》卷一《送太守嵇公谢病归里序》。”

康熙八年(1669)的一场龙卷风,算是送给新来知府的“见面礼”。这一年的六月二十日、二十一日,“连见龙起蜿蜒,下落塘南田中,云如火,大风拔木飞瓦损民居”。之后便“大礼”不断。禾苗将有,八月六日、七日连雨,苗叶间出小虫,啃其茎穗尽折。九年(1670)四月大雨,“河水溢,禾稼淹死”。六月十三日大雨,河水复溢。十年(1671)夏,大旱赤地,奇旱大饥,五月至八月不雨高下,田无粒收。

十一年(1672)八月霖雨伤稼生螟,有虫食稼殆尽[摘自《余杭县志》《海宁州志》、《海宁县志》、《钱塘县志》、《富阳县志》、《临安县志》、《于潜县志》、《杭州府志》]。

这些灾害都极其简要地记载在志书上,实际情形凄惨无比。作为郡守,嵇宗孟每每轻车简从,亲临灾所,行田、踏荒、勘察灾情,安置灾民,处理善后。嵇宗孟康熙九年(1670)七月六日所作的《前踏荒诗》对此作了记述,其中有句

云:“岁日庚戌六月夏,海飓掀江渔下土。涛山浪屋飞瓦鸣,七昼七回雷雨惊。坂田头白畲田没,三尺鲤鱼隄上行。”

□ 刘奇武

目击民愁心惻惻

灾情上报,巡抚范承谟奏请蠲赈,得天子体恤,百姓感恩。嵇宗孟在《前踏荒诗》的后阙写道:“蠲租丹诏晖云外,长斋开仓歇大赉。君臣交警协穹苍,风不鸣条雨破块。”兵科给事中杨雍建是杭州海宁人,和其诗云:“武林九邑半漂没,立沛纶音遍闻里。”永嘉县学谕陆进[清·陆进《踏荒行和嵇太守》]、《巢青阁集》卷四。的的诗再现了太守救灾的情景:积雨溢行潦,日日埵鸣鹤。四月麦无秋,五月悉悉烂。古杭十室九室空,陇亩谁能辨西东。不见于耕及举趾,只见波澜决漉吹悲风。田家妇子流,相向日叹息。不能艺稻粱,朝夕何由食?不能艺黍稷,租税何由得?幸哉贤太守,目击民愁心惻惻。五马出郊问民灾,茅檐菜色良可哀。儿童父老走牵袂,有如家人父子相低回。谓民尔弗吝且怨,为尔蠲租减税无相催。淫雨候逢膏雨至,洪波忽遇恩波来。古人为民牧,有如父与母,龚黄召社久不作,今也复复视太守。阳侯河伯且勿骄,行见明年乐大有。小民歌颂应无穷,日向苍天祝眉寿。

一年后(1671)的杭州又遭遇了旱灾。这次旱灾似乎有所征兆,先是上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立春)两天,没日没夜下了一场大雪,“雪厚盈尺”,至新年的正月初六已经“消尽”,“占为旱兆”。果然,大旱之年不期而遇。嵇宗孟再次深入到抗属九个州县,除了每个州县都留有踏荒诗外,又于八月作了《后踏荒行》,诗中有句曰:六月七月蕴隆积,桑柘叶黄虫蚀于。去年鲤鱼场圆游,今年鱼官驱马至。周行切切歌时艰,拭泪西风不忍看。清夜绘图邀眷眷,荒郊立马问农官。我愿倚天作大治,浑融二气忘冬夏。



涟水名人

一帆河畔寄追思

□ 王剑文

初夏,迎着清新的晨风,再次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踏上这片红色的热土。一帆河水静静地流淌,在阳光照射下泛起粼粼波光,河两岸麦子金黄,散发着阵阵清香。一帆河是我家乡的母亲河,她哺育了我家乡父老,滋润着两岸的土地,一粒粒果实都饱含着她辛勤的浇灌,低垂的麦穗仿佛在倾诉着它的感恩。一帆河更是历经沧桑的古老的河,她见证了这块土地上人们的苦难史,也见证了家乡父老不屈不挠追求幸福生活的奋斗史,更见证了家乡人民不甘欺凌不畏强暴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史。一帆河默默地流淌着,似在诉说对先烈的不尽怀念……



七十七年前,在这片祖辈世代耕耘的土地上,耸立起侵略者的炮楼,这里成了日伪的据点,一帆河畔的家乡父老饱受伪顽的欺凌。涟水东抗日军民先后两次对伪顽盘踞的郑潭口据点实施进攻,1941年9月,新四军三师决定彻底摧毁这个伪顽所称的“模范工事”,拔除这颗插在苏北抗日根据地腹地的“钉子”。攻坚战于20日发起,担负此次战斗任务的是三师22团。面对这个非常坚固的军事工事(含地道、水沟、圩墙和四个大炮楼),我英勇的指战员抱着必胜的信心和一腔爱国爱民的热情,勇往直前,前赴后继,组织奋勇队攻打炮楼,冒着枪林弹雨开挖地道,经过一天一夜艰苦卓绝的奋战,歼敌800余人,赢得了战斗的胜利。在这场战斗中,有200多名新四军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长眠于一帆河西岸。

如今,在战争遗址上,立起了“郑潭

口战斗烈士纪念碑”。每到清明时节,社会各界人士和烈士的家属都纷纷前来献花祭奠,深切缅怀先烈,寄托不尽哀思。2016年,参加过郑潭口战斗的92岁老战士顾老,专门从安徽赶来祭奠战友;2017年,新四军三师将士的后代分别从北京、广西、江西等地组团,开展“追寻先辈足迹苏北行”和“寻根团”活动,他们高举新四军军旗,风尘仆仆来到郑潭口,瞻仰纪念碑,祭奠先烈,踏上先辈们曾经浴血奋战的土地,聆听老战士们朴实热情的讲解,深情交流,情景感人。

七十七年过去了,一帆河水依旧缓缓流淌,承载着那段峥嵘岁月。让我们牢记历史,感恩先烈,倍加珍惜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幸福生活。



让我们铭刻着先烈的志向,不忘初心,时刻牢记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在前进的路上始终不忘“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以民为本,脚踏实地,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让我们书写下先烈的壮举,继承先烈的遗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银”望小“燕”街 茅塞一旦开

——涟水方言概说之十七

□ 万洪勇

小时候经常听人说到小“燕”街,就以那个街上小燕子特别多呢。巧合的是,我的一个表姑家就在小“燕”街,我们兄弟姐妹都管这位表姑叫小“燕”姑,我以为这个称呼是个代称,用地名代人。所以,从小到大,我都认定了小“燕”街、小“燕”姑的“燕”真的就是“燕”字。无独有偶,我有位涟中同学,他的舅妈家也在小“燕”街,他也一直以为小“燕”街的得名可能是因为那里燕子多。

然后,终于有那么一天,我发现自己完全是想当然,地名、人名都想错了——小“燕”街实为小“埧”街,小“燕”姑实为小“严”姑(她家姓严)。

我想,对于小“埧”街,类似我和我同学这样耳中存燕声、眼里无埧形的涟水人肯定还有不少,所以本篇不妨就从“埧”字入手,继续介绍涟水方言的声母特点。

隔一帆河与别洼村相望,西与邱岭村毗邻,南与黄营乡相连,北与花园村接壤。明清时,小埧街南边有一条便民河,河中有一条埧堤,在抗洪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小埧因此得名。小埧街与大东、黄营、唐集靠近,是一个非常繁华的集市。一百多年前,街上有酿酒坊,由于小埧南边的一条河中的水质较好,酿出的酒味美醇香,很受当地人欢迎。酿酒的老板叫嵇郁美,是个武童,一身好武艺,惯用一口大刀,重120斤,在土改时这口大刀还展出过。过去这里曾有一户地主姓倪,家有两只那船,因常经一帆河为朝廷运粮而免赋,故名倪那——现在叫倪那组。

由此可见,小埧街还是很有来历的,在周边地区也很有影响,历史上确曾风光过的。其古风之浓郁正可从“埧”字中透出几缕气息来。

埧,词典里标作niàn,其义为用土筑成的小堤或副堤、土埂。另外,“埧”的另一个义项指淮北盐场

交货、换船的地方,而小埧旁边的一帆河恰好就是古盐河,我县境内盐场密布,盐业发达,小埧的得名或许跟这个义项有关。

名字的来历值得详加考证,名字的读音也应弄清楚。埧,既然音同“念”,是个在今天看起来也明白无误的标准形声字,怎么会在涟人的口中变成“燕”了呢?也就是说,声母n如何变成了y?

某种声母变化的现象,在一种方言里,绝无可能只存在于一字之间,必有其他例证可寻。依据这样的规律,通过一番检视,我们会发现,在涟水话里,声母n变成y的果然还有好多例子。如“蔫”字,用在人和植物上,指精神萎靡、枝叶发萎,普通话发niān,音同“拈”,而涟水话发成“烟”;拟人的“拟”,普通话发nǐ,音同“你”,而涟水话发成“移”;疟疾的“疟”和虐待的“虐”,普通话发nüè,而涟水话发成“药”;忤逆的“逆”,普通话发nì,音同“腻”,而涟水话发成“业”

或“月”;凝望、凝视、凝固、凝结、凝聚的“凝”,普通话发níng,音同“宁”,而涟水话发成“银”。

不独涟水,普通话声母为n,到方言里变成y,这种现象在其他地方也有存在。如,湖南人将“宁”发成“移”,还有不少地方将“倪”发成“移”。

而且,不独方言,就是在普通话里,也存在将n变成y的现象。如,疟疾的“疟”,普通话里给出两个读音,一个是nüè,另一个就是yào,音同“药”。另外,“凝”和“凝”,本音应该相同,但是,在普通话里,“凝”的声母是n,“凝”的声母却是y。

如此说来,在声母n变成y这个问题上,我们涟水人又可以“子道不孤”了。那么,声母n变成y的现象涵盖的地域为什么这么广呢?这恐怕又得从古音的演化说起。

我们知道,佛经是从外文翻译而来的,里面有个贬义色彩很重的词叫“业”,疑为梵语kar-

ma'varana的音译,来自原词的最后一个音节。这个字,一个字是“业”,两个字是“业障”,意谓妨碍修行正果的罪业,比喻人的罪孽,属于晋语。如,《金瓶梅》里有“丢下这两个业障在屋里,谁看他”,《儒林外史》里有“这业障虽然去了,必定是还要回来吃我”。有趣的是,“业障”之外还有个“孽障”,这两个词意思完全一样。如,《红楼梦》里有“我这老冤家,是哪一世里造下的孽障”和“也须得把彩云和玉钏儿两个孽障叫了来”,《西游记》有“大圣骂道:‘我把你个不识起倒的孽障’”。同样,有“作业”,也有“作孽”,这两个词的意思也完全一样。如,《封神演义》里有“分明是你自己作业,致生杀伐”,《红楼梦》里有“作业的畜生,还不去”,涟水话里也有“作业”“活作业”这样的抱怨语;《旧唐书》里有“……今小人作孽,已伏宪章”,《官场现形记》里有“想想做官的人也真是作孽”。由此可见,“业”和“孽”在古代

是同音字,在普通话里,它们的声母分别为y和n,而在上古音里声母是相同的,属于疑母,类似n。到了中古音时代,疑母有了分化,相当一部分演化为零声母y,如“义”“宜”“验”“岳”“遇”等。邓小平是四川口音,他将“社会主义”发成“社会主赋”,说明他们家乡没有跟上疑母分化的时代步伐。还有个笑话,广东人作报告,在介绍经济发展经验时说要抓住“姘女”,其实他说是抓住“机遇”,可见广东也没有跟上疑母分化的脚步。普通话里将“凝”“埧”“拟”“蔫”“逆”“虐”的声母定为n,也是保留了上古音,而这些字涟水话继承的则是中古音和近古音。

可以说,我们涟水话在疑母分化这一点上,总算比普通话洋气了一把,先进了一回,小“燕”(埧)街也真是功不可没,值得“银”(凝)望。

方言漫谈